

集部

鹿洲初集卷十六

廣州府知府藍鼎元撰

讀傳　書後　跋

讀西門豹傳

西門豹以河伯娶婦故沈巫嫗三老於河千古大快也郃國賢乃以為任術而未仁何哉夫仁莫大於愛民愛民莫若順其欲而除其害除數民害以生千萬民何所

為而不可且巫嫗三老歲歲為河伯娶婦斂民間數百萬錢而瓜分之所沈女子不可勝計天道好還絲杪不差殺人者死古今常法也今如國賢言將教而誅乎抑教而遂赦之乎教而誅之其身總無改過之日教而赦之是殺人之過可改則人皆曰吾今日殺人明日改過不知為令者將何以待之孟子曰是不待教而誅者其斯之謂無疑也雖然使豹明牽巫嫗三老而戮於市亦未大快人心而蚩蚩者民或以得罪河伯是懼惟漸次投

之河若曰彼固歲歲為河伯娶婦者亦可因此以為河伯酬恩之地河伯有知當必善待之終送之出無令其死也至於良久不出而巫嫗三老竟死矣則河伯之無能為可知矣而後民心大快羣疑盡釋故豹是舉雖近於戲而以其人之術還斃其人之身至當不易非婦人之仁所可同日論也

讀田子方傳

田子方高士也然未聞大道遺子思狐白裘而曰吾與

人也如棄之子思曰某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魏武侯為太子時出遭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為禮由斯二者觀之殆亦不學之士乎君子將以物與人必使之可受奈何欲使人受棄物無禮甚矣且禮尚往來謙尊而光匹夫而非我奴隸茍以禮來將善視之焉有君之適嗣下車伏謁而不為禮之理哉貧賤驕人之説是未免戰國遊士習氣也聖賢舉動決不如此雖曰子方嘗師卜子夏吾將以為未學云

讀郭崇韜傳

拙哉郭崇韜之與故人子弟謀去也莊宗取天下崇韜以謀議佐命功第一位兼將相而宦官伶人用事將迷其君敗其國此大臣去邪遠佞盡忠報主之秋也崇韜自度其力能則誅之不能則以死諫又不能則挂冠出國門惟恐不速胡為乎委曲觀望於其間而乃與故人子弟謀去耶欲去則去何待謀謀而後去豈真欲去者哉市里野人挺身將鬬復從容而解衣則旁觀一勸輒

止矣明胡靖欲盡節呼家人飼猪君子知赴義之不果也崇韜之不可不去豈待智者謀之莊宗耳淫於聲目眩於色宦官伶人不可斯須去也我不能使之去而又不肯自去緦緦若陰柔婦寺妬嫉之復口中喃喃危言以惕之彼自度邪正不兩立且畏禍及身欲其不先謀我也難矣故為崇韜者去則生不去則死去而速則生不速則死不謀可決也故人子弟何為向使崇韜早乞骸骨歸田里優游巖壑絕口不言功雖少伯子房亦何

以過而戀戀雞肋百計彌縫尚欲立功以自固不思此日之功豈復有加於開國佐命之上老饕顛倒一至於斯罟擭龍頭猶不知覺直至奸人矯詔五子同殃然後悔之無及其究可憐其愚更可恨也雖然功名之際見幾明決者有幾惟有道之君子斯用舍而皆宜余于崇韜曷怪焉

讀桑維翰傳

桑維翰在晉為功之首實則罪之魁也少時臨鑑自奇

賦日出扶桑鑄鐵硯以明不改業其志可謂遠矣惜未聞事君之大道耳葢本正而後末順源清而後流長自古以來莫之能易維翰結契丹以興晉棄鴈門十六州譬養虎而依之以食其遺犬豖犬豖盡則已亦隨之興邦之初大本已失又貪戀富貴善政無聞百計彌縫招權納賂其源不清故張彥澤利其貲産而束帛加頸景延廣一肆狂謀而負義侯封而晉亡矣則末不順流不長之明效也悖而入者悖而出非此謂乎苐鹿門曰使

出帝能傾心維翰未必不可轉危為安余謂此說大謬維翰興晉之日已為亡晉之日豈至此而後知之即使傾心維翰毋絶契丹亦不過茍延旦夕曾奚益之有哉無維翰則晉不興晉不興石氏亦不亡先哲謂縱不得帝猶於帝室為甥舅無論其僅不得帝即使見殺於唐尚始終不失臣節何至辱身賤行稱兒稱孫為契丹陪臣奴隷又為契丹所滅亡貽天下萬世之唾駡以養虎之犬䖍自居哉功不足錄罪不容誅余不能為桑維翰

恕也

書淮陰侯傳後

淮陰侯之冤前輩論之詳矣余謂當日情事高帝未嘗不知之特畏惡其能不勝褊刻之見姑為是昧心舉動耳不然以謀反大逆之人恨不得立膏斧鑕豈容赦罪封侯又與從容談論遲至五六年始殺於婦人之手哉教之反者尚可免烹帝固知信之實心事主不聽人言也然則信非呂后亦未必遂夷三族蓋帝雖惡其能猶

知其心后惡其能則直恐為他日外戚之患將使劉氏不可危呂氏不得措手足所以切齒忍心必急急焉除之也觀於彭越之死亦由呂后高帝甫崩即與審食其謀族諸將意可知矣女子小人之禍人國必先毒螫其羽翼隳壞其柱礎然後可以為所欲為而無復顧忌惜高帝在其術中而不覺也以一念之褊刻釀惡婦之亂階社稷宗廟幾至覆滅嗚呼可不懼哉

書諸葛武侯傳後

武侯去顔孟五百餘年葢當道統復續之秋應聞知景運而起者雖遭時不幸弘濟艱難不得專一其功闡明身心性命之學然行道之君子又不必與明道者較論議短長也况戒子書精微廣大正議二表百世可師直補經傳所不及哉出處似伊尹忠誠似周公學問似顔子三代以下第一人之目明道君子咸推之即以躋之皐㳌望散之班吾未見其不可也是宜從祀至聖廟庭俎豆萬世乃千五百年之間未聞有議及此其亦不可

解已然斯道斯人不容泯沒後當有舉而行之者

書王弇州完璧論後

藺相如趙之能臣也歸璧一事余亦無取弇州之論可謂先獲我心矣一璧何足為重輕而行險以徼幸耶孟子曰諸侯之寶三璧不與焉又曰寶珠玉者殃必及身趙豈未之聞與趙有璧而秦生窺伺之端璧之能為國禍也璧予秦猶之嫁禍於秦趙未為喪寶也使趙自度能支秦則璧可無予自度不能支秦璧何必不予而相

如純以詭詐用事也何居雖秦虎狼之國不足言理義然君子不可使曲在我相如既使之齋戒設九賓又懐而逃之當是時秦未嘗明言不予城也業名有司按圖指十五都予趙雖詐也而詞實順是曲仍在趙也秦不得璧又不殺相如則秦寛弘甚矣萬一秦王大怒立誅相如殺身無益於人國且有反覆之名亦足羞哉趙之有璧與有相如孰緩孰急何不思之甚也君子不貴幸成之功余終不謂之智而謂之不知本

書伐魏檄後

平生最惡曹孟德每聞三家村豎儒稱為魏武帝必徵色發聲唾其面而奴之操雖覬覦漢鼎終其身未嘗為帝無端千百年後奉以武帝之稱何其善媚亂賊耶帝者天下之主豈可以此名為盜賊之所好而遂如其願而稱之在丕家臣僕以媚丕者媚操則然後世讀書君子何因而媚則王莽李自成之父皆將以帝稱之乎丕雖自帝亦莽自成之僭偽學者不帝莽自成而獨帝丕

蓋狃於前人之誤未及改正不知紫陽綱目大書特書
千載名分已定豈應復因循謬戾自居名教之罪人故
以直則曰曹丕愛其詩文則稱曹子桓論其國事則稱
魏主丕無仍稱文帝之理況操本未嘗自稱又何煩小
輩之魏武之耶竊歎漢家不造昭烈之賢弗亞高光孔
明天生王佐伊周呂召之徒又有關張熊虎諸將為之
輔翼終不能興復一統僅存正朔於巴蜀南蠻之間則
以中原地利皆為賊人所據無一得展手足耳忠臣義

士百世下猶為傷心曹氏父子之罪不可恕也明矣陳琳一檄余所最喜恨其時操惡未著僅詈及三分之一尚為千古憾事因思武侯出師仗義正名似當移檄州郡一數賊惡動海内臣民之心豈當時鞠躬盡瘁未遑及此耶讀史無聊戲擬伐魏一檄自知學殖淺陋不足為武侯續貂亦聊以補陳琳所未及使小儒知帝魏之不可云

再書伐魏檄後

余讀三國史戲擬武侯伐魏檄既成六日矣夜夢一丈夫自稱曹孟德叩扉請見命之入見其濶面多鬚不冠不帶素衣而散髮嫌其無禮不命坐戲之曰孟德公亦不冠耶又欲來作征西將軍曹侯耶今聖明在上恐無地可以容君其人默然無以應若有羞赧狀向余連作五六揖余笑曰不冠而揖仍是賊輩禮文耳指几上檄使觀之閱數行面漸赤至操戈犯闕弑后妃於天子之前即肉顫手亂不敢卒讀欲懷之而逃余擕其袖止之

曰無若茲吾稿必欲存也其人慌甚將已閱者扯碎僅存三分之二余仰天大笑曰桓温有言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君之謂與君作惡一生不畏天下人議論復何有於余文哉且語云欲人勿知莫若勿為君何不戒慎於生前而思掩飾於死後無乃惑乎吾文自能記憶吾稿必欲存也其人大慙而去余亦遽然驚覺取筆索燭而記之時康熙丁亥五月二十七日也嗚呼亂臣賊子所以敢悍然不顧者謂天下皆可欺耳使

知千秋百世尚有人焉欲正其是非即形銷骨化而後且無所逃於鈇鉞誰敢復為犯上作亂哉操而有知定當赧然沮喪勿以無稽之夢囈嗤余也聞斯言者忠孝節義之心油然生矣

書潮志方輿卷後

按是編輿圖諸説提封阨塞疆界遠近既已靡所不周詳哉言矣尚何疆域形勝關隘之紛紛乎舊志所存删之可也然歴來志書未嘗廢此三者今欲便于觀覽盡

入圖說之內聚米畫沙原原委委雖可一望瞭然具體亦嫌于創未敢自以為然耳海宇昇平非復向時之舊昔人所謂疆域形勝關隘者十已不符二三戰場化為中閨兔窟栖于雞豚滄桑改易徑途亦異欲仍循故籍經畫防守以為遠猷難乎免於刻舟求劍之誚也書而弗削懼掩前徽列于小註示不可用以俟後之君子焉

書風俗志卷後

臣按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

又從而振德之即

聖諭廣訓書之意也夫風草之機捷于影響人非木石豈有不可訓化者哉宋儒謂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必謂俗刁民惡如蠻髦盜賊無可如何亦非有道者之言也古云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又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濃眉四方且半額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變化之易自昔如斯今豈伊異人乎細民之則傚士大夫之倡也化導之不勤弗能宣上德

意使人人遵路近光有司之責也潮俗已去太甚爭趨淳美雖一時之勉强將習慣而自然風會人心日躋日上鄒魯復見于海濱庶幾仰副

皇上平章協和之治臣不敢頗與地方官吏士民共勉之

司馬溫公文集跋

古所謂大臣者必有正學以為之本領而又有經濟宏才足匡社稷利蒼生毅然以身任天下之安危由是事

業顯爍於古今聲名洋溢乎中外吾於宋司馬溫公見之朱子曰溫公可謂智仁勇其治國救世何等次第公亦自言去惡從善若轉户樞余讀宋史見公正色立朝直言敢諫扶綱常植國本除新法恤民命進君子抑小人有旋乾轉坤之力忘身殉國之節至大至剛浩然不可撓之氣竊謂三代而下本正學以發為經濟而擔當世道無如公者雖通鑑一書是非議論間有謬於聖人不過史識有所不足無害其為大君子也已丑夏中丞

儀封張先生以公文集授余又見公以經濟為文章忠愛懇悃流露翰墨有古大臣以道事君之意益歎公學術之正道德之隆規模宏遠條理詳密非大儒而能若是乎今人讀書蓬茅中胸有所得恨不得位以行及位果可行則又顧慮身家委蛇遷就不曰君王明聖愚昧何知則曰福先禍始古人所戒舉平居慷慨磊落陵轢宇宙之精神一立朝班反奄奄欲絕徒以守雌守黙博休休有容之狀如此之人是國家大蠹也雖千百輩何

益于天下哉溫公一生過人止是肯任天下事見義勇為禍患不計忠誠上貫天日利澤溥于方州是以人民思慕田夫婦女皆恐其去朝廷及其没也市人巷哭鬻衣致奠四方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則公之為公可知矣學者讀公之文當蹶然而起思公之學術經濟乃公擔當世道之所由鄙夫脂韋皆坐在不學耳庸庸多厚福非儒者之所願聞也

鄭母輓詩跋

余讀鄭母林氏狀泣然悲之既而猶幸其遇也婦人立節貞與烈不同烈者慷慨一時大事定矣其節易見故得名較赫守貞之苦則終身焉風凄月冷喉鶴啼烏悲悼何極采風者又未敢即為標榜必遲至髮白齒落老且死而後論定嗚呼蓋其難也然或不幸不遇肖子復不獲當代鉅公為之傳信荒山僻澥之間湮沒者何可勝道鄭母守貞三十年有子成立厥功懋哉蓋棺以後其子陽豐述其狀而號泣吾鄉諸君子哀其志為詩歌

以揚厲之淩霜勁節沒有餘芬鄭母之遇其亦可幸者乎名教二字閨閤同之余病女教無專經乃輯經書古訓為女學六卷竊不自揆欲為風化津筏今覩鄭母得力於孝經内則列女傳諸書益信學問之功大也化民成俗其必由學豈獨男子為然哉余既幸鄭母之為名教光因書數語附焉時丙申又三月也

臺灣後遊草跋

臺灣後遊草吾友陳君少林征帆三渡之作也其初渡

臺以聘修諸羅縣志君既有遊草矣辛丑再渡臺以制府滿公屬參軍事隨師平賊歸舟遇風賦天風數章未幾而復有癸卯之遊殊非其意憶昔征帆諸詩所為作也深情雅調雄壯蒼涼如英莖咸韶音節超詣中丞沈闇齋比之少陵宗伯蔡梁村以為即子美北征諸將之什而廷尉黎抑堂復以一言題之不許他賢置喙君之詩定矣余何言顧念君之才之遇則亦有不可解者少壯迍邅名場馳驅楚越滇黔間戎馬江湖俯視一世歸

而講經學誦洛閩分修先儒諸書則恂恂儒者也征臺一役慷慨從軍運籌決策屢縛魁渠海疆甫定長揖言歸制府薦授郡守之約初陳君臨行時制府滿公約曰賊平當薦子於朝授以郡守直與童兒瓜果付之逌然一笑中初不知於己何涉者蓋位置其身于三代以上過人遠矣竊歎造物生才甚難君相求才若渴深山窮谷老死隱淪者不具論既出具經濟之能以表見於世尚終棄置乎巖穴鮮不謂當途之過也雍正六年

上命内外臣工各舉有猷有為有守之士中丞閻齋先
生以為無逾君者亟草疏欲薦于
朝稿已具而中丞疾作乃寢余不自量人微言輕復欲
以君應
詔梁村宗伯來書亦以君讓予蓋度余必不肯舍君而他
求方歎友朋知己萬里同心縠然以推轂為己任不謂
速君未來而余已陷于非辜事又不果明年春抑堂廷
尉復欲薦君以手札趣君赴汀並轡入都而君又不行

抑堂别君二十餘年或言君且老難見
至尊及期君弗至復中止梁村宗伯既以君讓余别有汲引
至是亦悔之無及可見君行藏遇合自有天定非人力所能
為也君子所性不為窮達加損廊廟巖阿均有不朽之事業
第以昂然七尺應為
國家驅馳不敢就泉石之安駕言高蹈耳守先待後事
功且及於百世豈與一時利澤較菀枯高下云乎哉君
歷久不遇正造物所以厚君不欲使安於小成君必大

有以副造物厚待之意不以有用光陰消磨於牢騷憤懣此余所信之於素者也君學殖深沈非世人所能窺測後遊一草不過偶爾緒餘使讀者知當時情事想見雄浩奇偉之氣欲以一巒蔽九鼎君且笑為不然矣君年六十有八精神益壯將之楚遊以辛亥九秋晤余於循陽容署促膝連床者三日數年來一大快也索君詩文閱余茅塞為書數語于卷末明年此日又將讀君楚遊草君其教我勿吝

鹿洲初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鹿洲初集卷十七至十九

詳校官左中允臣璩珏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張曾效

謄錄監生臣張鴻恕

鹿洲初集卷十七

廣州府知府藍鼎元撰

壽文

陰捧素壽序

汀州數百年人物惟李元仲先生最奇其為文殆有天授淵然而深鬱然而峭浩然陵轢宇宙驅役風雷鬼泣神驚莫可名狀恨予生晚不得及見其人追隨泉上檀

河之間閒擴心胷礪世磨鈍不謂吾友陰君琫素何其幸也始予未與陰君交辛卯之秋君持其尊人醒菴先生行狀輕千里造予求為文以表其墓予始知君非常人徐而扣其緼則得力於李先生者已深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君之謂與君于李先生遺事記憶極詳與予談竟日忘倦凡先生著述君皆寶之一言片辭殘編逸稿罔敢失墜即先生平日所交遊若寧都易堂諸前輩往來著作君皆手録而珍藏之於戲君可謂有心人矣

當今學者自勢利而外不見有人自舉子業而外不見有書以故魁奇卓犖之士遁迹蓬蒿即有經天緯地傳世不朽之文亦僅僅可藏名山俟千百年後之知己使天下人人如君斯文何患於喪乎君好古多聞於書無所不覽為文章簡貴渾厚閒居教子弟讀經史先後本末井井有條若先正格言修身讀書之要每樂付棗梨嘉惠後學其大者在尊祖敬宗廣祭田修族譜譜例數則精詳馴雅可傳歐蘇之流亞也君年長於予宜為父

執而不恥下交願結蘭契予亦愛君才識高曠學問淵源留心文獻物色天下奇士兩人知已不介以孚且將從君窺元仲先生全豹未可為近世有胷無心者道也乙未冬十月為君五袠懸弧辰君之親友各抒詩文侑觴予何能已於言夫訣詞頌禱予弗能為文章意氣千古不歇雖有喬松豈能加焉李先生年八十餘尚著書不輟君年甫逾艾知於此道有以自樂便為頤養冲和延年益壽之方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固無有窮期也予

聞元仲先生令子允懷與君聯兒女婚姻君每為予言允懷高尚有父風閉户躭書屏迹城市當道者仰其名求一見不可得於戲賢者有後天道之常君師其父而友其子亦獨何修此日稱𢉰介眉允懷不為當道屈恐不能不為君屈也西河讌集將成千古佳話書此以質允懷先生不知以為何如

漳人之浙西祝前學使沈公壽序

古未有越疆數千里而祝人壽者貴顯當前望風而趨

及其去也則忘之矣其既去之久而猶有人焉跋涉數千里稱觴上壽則必其入為卿相秉鈞軸于廟堂或出為制撫威權震耀以故人情多所希兾若夫勤勤欵欵非有所為而為思慕之深歷遠如近此必有浸漬乎人心淪洽於肌膚骨髓莫知其然而然者如我漳人之於宮詹沈先生誠大畏焉先生以癸未歲督學閩中丙戌事竣還朝又三年請假歸省墳墓今庚寅仲秋為先生六袠覽揆辰閩人持幣張軸犀造浙西慶祝之吾漳紳

士郵書來京師命某爲文以侑一觴之酒某侍先生久
親見行事最詳竊以先生之清風介節彪炳宇宙勤慎
公明寛仁誠恕藹然被於閩海之間兒童野叟能道之
又且搆祠勒碑遍九郡一州而皆是奚容某更贅一詞
哉近聞漳江之景重念梓里之艱而益信先生之係人
思者摯也商羊不舞自夏徂秋禾枯於原人菜其色當
此倉皇急迫之中尚惓惓於先生而不忍置踰山泛水
遠赴三千里外躋堂獻曝苟非有大不能已於懷者胡

為而至此因思曩者先生在閩苦境非人所堪比回京師行李蕭然令長君植廷公車徒步而先生恬然安之葢當拜命之初久置身家度外而精神心血全注於閩兢兢業業惟恐一士失所上負

聖天子之知故其視閩士如至親父子一舉一動疾痛相關思其利復思其弊憂其拙更憂其巧誨爾諄諄舌敝髮禿至今七八年來士無論遇與不遇語及先生無不感激流涕者乘兹暫憩邱園之暇不擕盂蔬斗酒稱

觴函丈之前即日徵書責隴入贊綸扉先生又將寢食不遑以慰蒼生屬望吾黨小子即欲優游清讌追隨上下於白蘋紅蓼之區其可得耶越疆數千里不為無因稱觴上壽不為獻媚情有必至理不可易且使天下知為善之優而吾鄉風俗之古先生當亦欣然舉爵矣某久離庭闈方將請假南歸若獲從所願便道霅水與吾鄉諸同學趨蹌拜舞共進岡陵之杯斯亦生平一大快至於浮辭諛頌諒非先生所樂聞亦非某所敢出也

壽字畫圖記

工人為巨字一著丹青繪畫其中雜列仙歷代老者為一圖遠望一壽字耳睇而觀之其景有山有水有石有日月雲霞殿閣其草木有芝有桃有松柏雜樹其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當中坐者一人手攜鐵如意據白鹿南面左右各兩童執杖焚香盤桃引鶴採芝餌鹿各從其事前八人侍立傾葫蘆者拂塵尾者花者帚者進爵者吹笛者按拍板者弄蟾者環向一人而舞蹈焉又中

披軸咨諏者三人聚觀太極圖者五人或扶杖或抱膝或奕或談或展書卷者九人有偷蟠桃捧之以手者有獨坐深山酣睡不知年代者有持仙籍從二童子立雲端者有婦人駕桃馭鳳從女捧籍隨二婢自西方來者有觀小鹿奔馳偕童舉手若招若送者有挈伴天台兩婦人攜兒子喜笑相迎者雙童捧梨棗前進者有老人共披一幅握筆作欲寫狀或舉杯自飲有奉書幣欲聘四人出山者有乘槎泛萬里溯河源者一字之間具

有無數烟景人物可謂奇矣其位置牽合有當於道與否余不得而知也甬上管君明川客吾鄉者歲餘矣今五月二十四日為君懸弧辰吾鄉人之相交好者命繪師作斯圖為君壽屬余文以記之余既喜君之才品卓越操行不苟與余交最厚又幸其謙恭和藹有以深入乎人心致吾鄉人愛且敬之如此故欣然而為之記若夫尋常祝壽頌禱諛詞則知君厭聞之亦余筆端素所無有也其圖中人物出處姓氏觀者自得之余亦不贅

柯扶三壽言

正陽之月十有九日柯子扶三初度也親朋畢賀遠邇咸集余忝為賓無以贈誾之老子曰仁者贈人以言余於仁有志未逮者也然亦請以言贈夫年少生日亦事之至常無足賀者柯子當亦思其故乎閭里阨窮之士耄耋而初度寂然豈其生之日獨異哉其地異也且壽各有差等尤不容混何則丈夫生當斯世紹往聖之絶學以斯道覺斯民或佐天子政令於廟堂或提兵萬里

立功閫外躋一世於三代之隆此上壽也否則砥行于家修飭于身以孝弟忠信為已任亦足維持風俗又或載籍閎博覽古今之奇窮百代之奥著書立説自成一家亦可以歷千百世而不朽若夫庸碌無聞徒美衣豐食以終其身雖有彭喬之壽君子弗齒焉柯子生富貴之家非閭里阨窮者比異日或佐令廟堂或立功閫外俱未可知而修飭砥行博覽載籍則及今不可不勉也柯子其歸而求之若以余言為然而克自拔於流俗在

家則為孝子悌弟在國則為藎臣名播於時學成於巳即受天下之賀可也而何論親朋若其不然方且對懸弧之日而滋愧即耄耋未可晏然受賀也而況於年少故壽有上有下惟柯子擇之是余贈言之意夫

陳母許太孺人七十壽序

天下文章皆可傳惟壽文獨否則以其詞諛其事俗非識者所樂觀有道君子不為也雖然在人耳為公卿要人壽則諛且俗若蓬茅閨閤顯微闡幽之為則不妨大

書特書樹風聲以端風化益生人無立傳之體託諸侑觴稍述畸行有道君子亦樂之此余于陳母許太孺人不禁有言也孺人為予翁陳公淑配鄉里稱舉案如賓篝燈佐讀皆尋常無足異獨封股和藥以療翁疾一端此則人情所甚難者夫割股事親在男子不可訓在婦人則可取彼孝思誠切無矯情干譽之念知翁姑而不知有己茍親疾可瘳即剝膚至痛亦弗敢靳則平日之養志承歡極誠盡敬胥視此矣予翁負才困于遇擕數

寸不律遨遊燕趙宛洛間三十餘年弗内顧孺人獨支門戶綜家計謀饔飧延師課子長大婚嫁若撫孤集蓼之憔悴而能以餘力推解所親爲猶子撫育呱呱二弱息及笄遣嫁裝送如所生此又人情所甚難者予翁老而病乃歸里七載湯藥晝夜靡間喪葬盡道孺人之於事夫亦可謂無憾矣爲婦則孝爲妻則順爲母則兼父師之良是何必黃鵠早寡截耳明貞乃爲壼德之可傳有光於名教哉夫箕帚誶誶之風久爲世俗所不免身

外之物切膚視之況實在操刀而割之交謫之聲北門興嘆況有父之孤有夫之寡內外兼寄手口卒瘏乃能循禮守義相敬終身以此坊民吾知世道人心當必為之一正乎今年屆七十所親咸踵門稱賀乞一言以侑酒余將為人倫風化樹風聲姑于孺人之壽發之若文章之傳不傳則亦非所計也

遥祝張逸夫八十壽序

壬子仲春余在東粤念老友張逸夫年且八十矣戊申

別後莫悉起居不知尚存與否長兒雲錦曰健甚客歲嘉平聞諸余楚白言先生獨坐小溪甚自得余曰噫善矣顧安得一見乎因憶是月三日為君懸弧辰二千里外情同几席乃命奚童酌巨觥東向舉手為君遥介壽焉代君飲與君獻酬稍間為文以侑之余性不喜為壽文王公貴人求一言侑觴不可得以其徒富貴而無可傳也今君不富貴又可傳借君之壽侑余之觴奚為而不可君家小溪距余之舍二百里各在萬山中素不相

聞余弱冠受知學使沈心齋先生時君年已五十矣並受知始相識面余見君剛毅有奇氣心異之以從師校士周歷八閩者三載歸始訪君于黄立仲之他山草堂曠談天下今古是非滔滔若江河之東注刑名治法韜鈐行陣鑄山煮海之規靡不講求洞達始知君盛年有志當世而困抑之久為可惜也君不第又三十年老矣鬚髯如銀朱顔酡若膂力健强猶昔意氣甚壯每豪飲放歌彎弓擊劍傾墨數斗揮橡毫以為樂不知天地間

有衰老二字葢渾身雄浩之氣充塞洋溢勃勃而不可遏豈偶然哉君書法高妙以巨字徑數十圍者為勝愈濶大愈見神力嘗言此道世人無有知者以小楷妍秀之格局當山凝岳峙之規模婢作將軍差之千里矣余初聞其語未能知其所以然見其字筆力沈雄如石琢鐵鑄步步有法變化精妙有不可以言傳者乃知君書法本之紫陽目中人未之及也閩人得君匾額珍若拱璧浙東西亦多求者然君自信其必傳每慎擇人而後

書以此世益重之君為余書無所吝余出以教諸子惟雲錦探索有味頗能識其旨趣倘得君朝夕提命必有可觀不知此事在何日耳人生無一可傳雖彭喬之壽終與草木同朽君書法不可泯没即為壽世不朽之一端其他無所不傳矣百世下見君之意憶君之品覺君之生平奇氣磅礴鬱積于龍跳虎卧之間恨不得生同時而親炙之此則君之眉壽無窮期而不在世俗添籌之說也君得斯文當浮大白自今以始每十年為君一

介壽永勿替君其許我否

鹿洲初集卷十七

鹿洲初集卷十八

廣州府知府藍鼎元撰

告文　祭文

請黃石齋先生崇祀鄉賢文

葢聞人生大節不外忠孝兩端儒者傳心惟有文章千古旣已著書立説奥學貫乎天人亦且竭力致身精誠篤於君父屹然乾坤之柱礎偉哉名教之干城百世下

將聞其風況夫同里鄉先生可祭于社端在斯人伏見故明漳浦黄石齋先生諱道周兩間正氣一代名賢十歲能文推倒嶺南豪傑丁年喪父遥續屈子離騷邑大尹曽拔冠軍在制中求見若渴邦人士咸稱至孝謂守禮覿面為難迨筮仕于朝端復剛方而謇直經筵側權閣之日典試摧宵小之心抗疏陳言救故相而坐貶濱行極諫論時宰以掛冠廬墓事親仍然孺慕聚徒講學若將終身不意召復故官又使分校多士久旱修省有

建言清獄之譏晉秩司經上四恥三罪之疏批逆鱗者非一怒權要者百端至發秉鈞擯宮僚于推讓三俊下吏因支飾以株連劾嗣昌奪情天下遂無無父之子論新甲邪徑中樞應少不祥之人召對平臺特伸理欲之辨至干聖怒猶聞忠佞之爭既以直而謫官復因薦而削籍廷杖詔獄雲雷屯塞見精忠草圖傭書地火明夷徵用晦葉呈秀初未相識因服而通姓名涂仲吉藐焉諸生折指而無挫衄幸劉尚書有毋殺直臣之議得戍

廣西周相國有宜用博學之言遂還故職家鄉念切築書院于鄞山守墓情慇開講堂于浦邑衣冠鐘鼓先王之禮樂將興贈答歌詩前哲之典型可繼月令廣義儒行集傳補經曲之精微三易洞璣革象新書探文周之閫奥鈎深致遠天文歷數諸編繼往開來洪範孝經之作著述宏富充棟足徵經史異名更僕難數蓋淹博似有天授將敲金戛玉於百年乃貞烈本自性成遂取義成仁於一日丹心貫河嶽庶幾無忝所生浩氣塞蒼旻

方為不負所學傳之奕祺足令懦者立而頑者廉矧在
梓桑寧無家為尸而户為祝執事曠世偉人全閩師表
膺世道人心之寄秉綱常名教之權顯微闡幽將小善
之必録報功崇德忍大典之久遺行如黄公世所罕見
天下之善士何況一鄉國人皆曰賢允宜從祀故敢瀝
實敷陳懇行兼祀郡邑庶春蘭秋菊丹霞之黍稷維馨
鹿水梁山大賢之俎豆不泯則後生小子聞忠孝而奮
興大夫國人式文章於不朽矣

祈年告城隍文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社稷亦為民而立所以祈年之典自古有之神所憑依既在我民禦災捍患民亦於神是望焉潮自雍正三年以來禾稻不登殆將三載餓殍盈郊流亡載道不知吾民何辜以至於此神實降災必有其故豈官之不職民之不良乖戾之氣形為旱澇在其未任以前不敢知也其今既來將與神約官有不職禍當在予無再凶荒為我民累民即不良不過百中

一二無盡皆不良之理盜賊奸宄干人神之怒縣令有法足懲之頽風薄俗傷天地之和縣令有教足化之法之不行教之不振降災于令足矣必以凶荒遍及無辜之士庶非上天好生之心非神所應出此也神欲諉之昊天降災非可自主則神于天有君臣之義可以為民請命挽回天心不應袖手緘默止顧享祀之犧牲弗恤民間之饑餓吾不知其于神職謂何矣神司兹土猶其之令斯邑也禮教政刑某之責任廢而不修則令為失

職水旱疾疫神當驅除歲比不登則神為失職敢潔誠齋戒拜稽上聞請以今年今日為始風雨調順螟蝗不生冬稔大有百室盈寧俾我民得藉神庥神亦永享明禋於勿替不然久荒之後難再洊饑今冬弗稔將靡孑遺旱乾水溢變置壇壝之憂吾不能為尊神保也神其鑒茲慰我民望謹告

講學告五先生文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率性修道至人立極自精一執中

開萬年之統緒遂見知聞知綿三代而不忒尼山木鐸事功遠邁乎唐虞戰國轍環發蒙更愍于饑溺遥遥千五百歲之間惟我周程張朱五先生奮臂闢而入聖域旁搜遠紹薪傳獨得六經四子發明如日月中天邪説異端斬絶若門庭荆棘允孔孟之功臣為後學之矜式昻元待罪此邦朝兢夕惕非第鞠謀康乂之司兼有世道人心之責思民風之還淳惟士習之宜亟爰開書院敬奉典型立醇儒以作之師俾舊染于是乎洗滌因相

與講明正學論道窮經凡綱常倫紀日用行習之地無
不知之真而行之力掃釋老之謬談併嚴辯乎陽儒陰
墨似道似學之奪朱尤是擯而是斥從此經正民興鄉
無邪慝士希賢而賢希聖孝弟仁讓所漸摩靡不風移
而俗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言有大而非夸為往
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傳之久而不惑吾道南矣將
棉邑化洛閩之區斯文在兹庶海濵復鄒魯之迹邦家
有慶吏民增色拜手致辭精誠上格謹告

茗南書院公祭内閣學士前學憲歸安沈公文公諱涵號心齋浙江歸安人丙辰進士

嗚呼惟公禀二儀之正氣成一代之偉人生為天下所瞻仰没為士民所酸辛其宏功盛德閩山不能喻其高遺澤入人之深遠滄海不能際其垠方弱冠之餘五魁觀國之浙賔隨戰勝乎南宫偕伯兄而拜紫宸金馬門前羨弟昆之聯轡禮闈分校誇桃李之彬彬洊歴宫坊侍從講幄

天子嘉其學行顧問維殷命持玉尺視學南閩三載茹蘗啜粥曾不染乎一塵其徹底清操為閩中生民以來所未覩其衡文詳慎雖在擯斥亦必沈吟三復或恐離奇闒汰之自掩其珠珍其氣象巖巖嶽嶽如烈日嚴霜儼然其不可犯其性情温温藹藹與諸生痛癢相關切善雖微而必悦過雖小而必嗔滿腔真摯固結而不可解如父子骨肉之至親其所賞識多鄉國天下士卓卓乎羽中之鳳毛中之麟其所遺棄亦奮勵感泣自附門

牆而稱道之津津是以公之去也遍九郡一州絲繡像設歌頌永勒乎貞珉而我漳又于十年之後狹小前規更遷祠宇于龍門傍名山依怪石丹艧輪奐花木繽紛諸生以文會友于其中春秋牢醴上壽事公如神聞公晉宫詹轉閣部典鄉會兩試則莫不顒首加額謂白麻可致將堯君而舜民及其辭廊廟歸林臯則又恵然相慰悦以為功成業就急流勇退得以杖屨優游而高卧乎茗雪之濵

當宁以公才能望重爰俾督視版築爲
國家壯鎖鑰于密雲關中父老子弟自閭巷以暨縉紳謂公勤勞王事無忝藎臣吾儕亦欲服勤師事捐土石之費樹幟投畚不日而斂數千緡環呼制撫特疏入陳輦邉疆以代役使天下知廉吏可爲而吾鄉古道之未泯嗚呼孰謂泰山梁木忽然其頹壊德容道貌杳寘而晝昏豈天道之無知抑所傳之匪眞戊戌九月聞公事竣旋里巳亥夏五或有言其凶信乃出行路之風聞廣

詢博訪皆曰無根秋初會集茗南書院又以湖州人來言公尚存是以遲遲至今直待三山報訃乃始相嚮而哭烹羊擊豕澆盃酒以薦明禋山川草木俱為公而慘淡兒童過客亦拭淚之沾巾嗚呼人生如大夢宇宙如轉輪自古聖賢豪傑莫不有寄有歸惟不朽者為尊如公事業在天壤愛慕在人心歷千秋百載而不敝豈功名富貴之士之可與同羣況乎昊天眷德福亦相因令子聯翩而登第文孫接踵不異南溟之鵬鯤公之食報

未有艾亦可含笑于九原之下不留餘憾乎蒼旻嗚呼哀哉尚饗

月湖書院公祭大理少卿前邑侯四明陳公文 公諱汝咸字莘學浙江鄞縣人辛未進士

天下最傷心之處莫大乎事業垂就一身先死嗚呼我公而竟若此公自丙子歲由翰林出知漳浦十有三年調南靖浦人攀留不得乃建月湖書院塑公像于中距今六七年士女歲時登堂瞻拜擊鼓張燈屆公懸弧辰

必召梨園慶祝方期千秋百歲此樂未央不謂甫至於
令而固原都喇遂爲月湖傷心之地也嗚呼痛哉公在
浦時良法善政不可勝述大約推心置浦人之腹以饑
寒疾苦為已任吾民匹夫匹婦無不被公之澤吾黨後
生小子無不受公振興培植者公在京邸精神猶注吾
浦遇漳人倍加親愛凡紳士民生休戚一一問訊憂喜
相關吾民雖去公六千里家家户户注意于公如慈父
宦遊京師子孫無刻或忘者聞公補𠃔部則喜聞擢御

史臺則又喜聞海洋招撫功成益喜聞叅銀臺使三楚還鴻臚晉廷尉尤喜之喜方顒首望公節鉞吾閩福星重照俾父老子弟得遂饑渴瞻依不謂陜右之訃突如其來也嗚呼痛哉聞訃之日童輟其歌婦嘆于室道路咨嗟涕洟窮鄉僻壤野叟田夫隻雞樽酒來哭公祠甚者齋佛為哀數十日不絕某等謬叨門牆素蒙教誨曽不能一走浙東哭奠靈輀之側登斯堂而瞻公像思公十三載精神心血畢萃吾鄉則知千秋百歲公魂魄猶

應戀此雖捐置祭田以時享祀是區區者亦何足報公之萬一不過欲使吾民子若孫得世世事公勿替而向之冀見公于京省望公之重來者今則徒仰瞻道貌于几筵榱桷之間笑語提命皆不可復得也嗚呼痛哉公事業著吾浦為開邑第一賢令數年之間洊歷卿貳上布

皇仁下達民隱

當宁眷注方深將大用以竟其生平所學公亦自任以

天下之重而年不能待為可悲也家有令子庭有賢孫繼公之志昌其有極公亦可無憾矣尚饗

祭漳倅葉公文

嗚呼沙場馬革壯士所期況乎勞勩服官以死勤事正合古人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素持豈曰天道之幽渺可知而不可知惟公稟中州清淑之氣具羽儀王國之資出判漳郡十載于斯其廉靜也若公綽之寡欲其好賢也若桓武之緇衣其馭下也精明胥役隸役無舞

文玩法之弊其催科也不擾二月五月無賣絲糶穀之悲其弭盜也以嚴萑苻盡殺除稂莠以植嘉禾政不為水而為火其撫民也以寛刑措不用敦禮讓以培元氣教不為母而為師蓋深入於人心者有素故民情亦共相關切而不忍其一日之離兹曩歲河帑虧空解組當行闔郡紳衿耆庶若嬰赤之失嚴慈傾囊倒槖環向噫嘻捐輸代賠補之數不崇朝而裒成集脓泣請移咨遂得長借寇君免逍遥於河上因而兼篆巖邑蔭甘棠之

修枝方萁大年永享躋耄耋而陟期頤胡為昊天不弔
歘令騎箕瑞鶺堂中淚灑杜鵑之血丹霞境内風凄薤
露之詞自上官以及僚吏莫不咨嗟惋惜況余泉漳浦
靖處處有同舟共濟之思忽覩此痛心焉如割其惡能
已於泣涕而漣洏嗚呼自古皆有死而得其所者幾誰
竭力致身成臣子之大義盡瘁以歿愧竊禄之行尸重
以身後有人食報未艾魂亦可以含笑九京乘飄風而
歸中土不留遺恨於歐山之巔與漳水之湄潔我牲牷

酌我金巵頹然一哭與君長辭靈欣欣其來格鑒吾誠兮勿疑尚饗

祭大宗伯儀封張公文

嗚呼惟公清風亮節百世下猶將立懦而起康矧學術之醇正踐履之沈潛不爲異端邪說俗學功利汩沒濡沾方少小而入學志已希夫聖賢及其行成名立益以濂洛關閩五子自私淑居安樂玩而不捐旁搜墜緒遠紹薪傳闡宋元明以來諸儒之閫奥著述不遑或輯綴

而重編自居鄉至宦遊在在建立書院授餐講業樂以英才為陶甄於儀封則有請見於濟寧則有濟陽夏鎮與清源撫閩撫吳則鼇峯紫陽為最著皆學行極寰區之選亦曲江鼇禁之聯翩所至下車未遑他務輙以民饑民食為惓惓發倉動帑平糶散賑此燕閩四省莫不皆然而頌聲籍籍實始于濟寧傾家財以賑饑粟麥襦袴分罄數船政蹟之懋閩吳赫焉所屬文武大小吏罔不滌慮洗心澄貪濁而汲清泉士歌于庠農忭于野海

波不揚山莽無伏凡所興革悉協乎人情之所欲宣為人所不能為言人所不敢言履尾不咥褰裳涉川卒能培一時之風氣除民生之患害致萬姓之懽謳葢其勁節孤忠淩霜貫嶽暗室屋漏之謹凜無一不上達乎帝天夫是以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極磨涅而磷緇無患任衆石之齊下而陷阱得以自全立朝丰采卓卓可觀總一念之勿欺遂覺位彌高業彌廣而操彌堅飲氷茹蘖自初仕以迄上卿日用蔬菜米麥寸絲尺布皆自其家

運載之官未嘗染指地方之一錢受
聖祖之知遇若披雲而撥烟遭
皇上之眷注錫名臣之扁額稱本朝之醇儒豈徒晉秩
宗而任子與光前是宜年越期頤使海內後學永親炙
而願為執鞭乃壽考而令終亦僅七十有五年
天子覽遺疏而震悼奠卹贈謚備優崇之渥典且命公
卿大臣咸臨祭殯親紼引而贊豆籩可謂生榮死哀極
全受全歸之至不留餘憾乎坤乾嗚呼隙駒易逝聖哲

不免惟道德與功名亘萬古而弗湮偉哉公也可以見周程張朱五先生於地下亦韓范富歐諸君子並談笑乎九原某等念公不見出涕潸潸溯鼇峯之講業偕諸子以周旋不特飲食教誨視他人而有加獨期許深造乎遠大尤屬望之拳拳愧學植之就荒徒失聲相嚮而行哭更何處得仰模範之廣淵陳牲設醴齋戒告虔儀有盡而心無已用親肸蠁於几筵尚饗

祭潮帥尚公文

嗚呼惟公稟西州清淑之氣具王國干城之資沙塲馬草固畢生壯志之所期而況旻享昇平鞠躬盡瘁尤大合公忠勤事之素持其事親也則宗族稱孝友于兄弟也則鄉黨見推幼習彎弓穿楊既精于百步長魁武舉及第殊越乎等夷遂膺侍衛入直黄扉一出而專城南詔再遷三遷而寧海象山所至咸望之巍巍巍值制府之巡邊見行陣之精徼調中權以佐理更薦牘之紛披當宁以嶺東重地非智信仁勇嚴如公不足以建此節

鉞而鎮壓蛟螭命作元戎于潮之湄廓清伏莽訓束健兒有制之師凡刀鎗矛盾坐作進退靡不畫一整齊無一人一械之參差見公軍容之肅知公兵法之奇雖方之名將若武苴頗牧亦不過用法之精妙更何能以加茲乃公愛民如子不歧視文武之所司當巳午頻年荒歉獨加意乎窮黎伊時斗米錢至五六百富者閉糴貧者僵屍逃亡不可以數計胥蕩析而流離公惻然心傷會同文武官紳義士捐貲貿穀作粥賑飢南郊列廠百

十處日就食者四五萬人狼狽相扶攜男女以班東西上下無擁擠踐踏顛仆泥淖之悲出則車前馬後令兵役負錢數十貫以隨又于饑民病卧之寺觀就近煮粥飲食之疫氣間作為謀良藥以醫治是以饑癘並臻而弗至大害災祲屢告而民猶可支自是年年大有斗粟止二分之價皆公協恭和衷文武精誠所感召而天貺之留貽慈父之歌溢于四境望公之撫循斯土俾林林總總樂業而安居夫何大星遽隕歘爾騎箕鳳凰山巔

淚灑杜鵑之血纚溪渚畔風凄羊叔之碑凡在僚友庶民莫不咨嗟隕涕將弁軍士相與泣下之漣洏況某久親輪轅獨蒙顧盼處處春風頻下而嘉許之孜孜目注心維覺知巳音容如昨而號呼不應當前之笑語巳非念公事業在潮疆無尸位素餐之貽愧遺愛在嶺表較昔人以死勤事其庶幾公亦可以含笑九原不留遺憾于金山之麓韓江之坻將我牲醴再拜陳辭靈其有知來格勿疑尚饗

鹿洲初集卷十八